

闲话文人 高中梅

齐白石的抠与不抠



齐白石

齐白石的画很值钱,但是他从来不会大手大脚,反而有点“斤斤计较”,有点抠门。关于齐白石抠门、爱钱的故事,如今流传的不少,但老人自有他对钱的思量,他的大方与谨慎,自与凡人不同。

齐白石家的客厅里,很少挂画,墙上挂的全是润格笔单:“四尺 12 元,五尺 18 元,六尺 24 元,八尺 30 元,册页折扇每件 6 元”;“题上款者加 10 元”;“花卉加虫鸟,每只加 10 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 20 元”。他还特别注明,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明码标价,条框分明。

齐白石卖画时特别抠门,对于价格他锱铢必较。有人来买草虫画,老人回答:“年纪老了,眼光不好,工笔草虫不画了,真是对不起价格,没有了。”买画人再次请求。老人看其有诚意,就半晌才说:“有是有一部,不过是太太藏起的,不知她肯不肯卖。”买画人更急了,他就拉直嗓门:“有位贵客要看看你那部草虫册页哩。”齐夫人在房中说:“这部册页是不卖的。”老人又大声说:“贵客看中得意,能出大价钱哩。”价格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被提高了。

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里讲,李可染引荐他第一次拜见齐白石的情景,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路上李可染已关照过黄永玉,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搬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的,吃不得。寒喧就座之后,黄永玉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着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平常在家,齐白石是个“无事忙”。客人带了卤肉来,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老人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不舍得扔。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用盐“码”上,大不了加点秋油,中午老人要吃。汪增祺在《老舍先生》一文中曾提到,齐白石老人家里量米的竹升子都是自己保管的,每天吃饭要由他量了米才行。一大家子人,吃米不少,老人舍不得。量一筒,手抖一下。家里做饭媳妇就不够“您再给添一点!”老人就嘀咕着:“你要吃这么多啊!”然后再给量一筒。

齐白石除了画画,对日常生活不甚关心。有人说老人爱钱如命,其实不然。在敌伪时代,他听人劝告,把钱存入银行;胜利后,取出来的钱却等于废纸。“金圆券”时代,他也吃过大亏。所以只好把血汗换来的现钞买金条缠在腰际。至于零星的收入,就在墙上挖个洞,把钱放进去,依旧用砖头堵住。老人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才采取中国农民的传统方法来保护自己,这就是他引起社会讥笑的原因。

上世纪 50 年代初,黄苗子和李可染一起去看白石老人。临走时,老人颤颤抖抖地从衣袋里掏出两块钱,一人分一元。黄苗子正要推迟,李可染悄悄地说:“这是老师的规矩,如果不要,他会生气的。”那时有朋友约好了,到了白石老人家的时候,老人会拿着一块钱,站在胡同口等着,黄包车来了以后,他就会付这个黄包车费。

齐白石对朋友和学生是十分热情慷慨的。李可染去欧洲写生之前,白石老人送他的印泥贵如黄金。所有弟子加再生的第

三代的小孩,不是给钱就是给画,而且很多重要作品,就这么给出去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老人竟那么地大方,这种反差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老人对于自己的内心,有一条线,这条线他一直认真地把持。

齐白石虽爱钱,但爱得直白,干净,有情有义。这是一个艺术家很真诚的一面。

市井烟火 周俊

母亲

母亲于庚辰年(1940 年)八月廿九在文昌抱罗镇排坡村出生,是家中长女。9 岁时外婆病逝,母亲早早承担起洗衣做饭、砍柴割草的家庭生计。外公续了弦,作为前妻遗女,母亲常遭斥责,食不果腹,寒无暖衣,学无书册,未读完初中便辍学回家,不久便去农场参加劳动。

奶奶在农场认识了母亲,对其视若闺女,并介绍给在南部山区工作的父亲。父亲和母亲互相邮寄了一张相片,母亲就去与父亲相见。年近 20 的母亲劳作辛苦,又黑又瘦,尤如尚未发育的少女。父亲略感失望,但遵长辈之命,也从了这门亲事。1960 年 3 月 10 日,父亲与母亲登记结婚。

婚后,父亲对母亲呵护备至。尽管山区物资匮乏,但父亲千方百计地给母亲增加营养,母亲很快便圆润白皙起来,个子也窜高了十余公分,出落得端庄秀丽。婚后不久,四个孩子相继出生,小家变成大家,虽不富裕,但和睦温馨。

母亲天资聪慧,在父亲的帮助下,重新识字读书,并学会了珠算与出纳,成为国营食店的收银员。

家里孩子多,开支大,但母亲勤俭持家,日子过得倒也安逸。母亲饲养家禽,开辟菜园,上山采摘,想尽办法补贴家用。母亲会做一手好菜,虽然食材不多,仍变着花样给孩子们做好吃的。母亲还有一手好针线,小时候总能看见母亲在缝纫机前忙碌的背影。

母亲极其重视教育,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尽管经济拮据,母亲仍让父亲给家里订了文学期刊,在那个年代的家庭中实属罕见。在母亲的教导下,四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孝顺懂事,自强自立。

母亲性格内向,多愁善感,与开朗乐观的父亲形成互补。父亲母亲极其恩爱,母亲一切安排都以父亲为主。1989 年,奶奶病重,母亲连续照顾两个月,端屎端尿,精心守护,极尽媳妇之责。奶奶走后母亲身体出现不适,被查出患上脑膜瘤,经过放射性治疗,脑瘤奇迹般控制下来,不再有生命危险,但母亲元气大伤。尔后,母亲办理了病退手续。

1996 年,父亲忽发脑溢血离世,母亲遭遇人生第二次失去至爱的不幸。母亲性情大变,夜夜以泪洗面,生活不再讲究。庆幸的是,孙女孙子陆续出生,母亲又担起奶奶的职责,买菜做饭,接送上学,忙忙碌碌,暂时忘记了悲伤。

60 岁那年,母亲被查出糖尿病,再不能吃高糖分食物,可母亲又特别喜欢吃香蕉,总是可怜巴巴地向我讨要。母亲小时候没得吃,老了不能吃,看着令人心酸。受糖尿病影响,母亲脑梗经常发作,每年都有几次昏迷住院。母亲记忆力迅速下降,刚开始还记得初一十五给父亲上香,后来渐渐也不记得了。母亲出现了厌世情绪,担心自己拖累孩子,经常讲述陈年往事,盼望着早日与父亲重逢。

2015 年 10 月,母亲突然再次昏迷。医生没有像往常那样收进内分泌科,而是送进重症监护室,接着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呼吸困难,心跳异常,为了实现母亲落叶归根的心愿,我们放弃治疗,送母亲回老家。

回乡后,母亲令人意外地恢复正常呼吸,但一直昏迷不醒。

今年 9 月 29 日,是母亲 77 岁寿辰,我

们都回家陪母亲庆生。但母亲已无法再睁眼看她的孩子,无法品尝她喜欢的蛋糕。

今年国庆长假,我回乡陪伴母亲。入秋以来,母亲痰哽严重,母亲痛苦地张开嘴巴呼吸着,白天黑夜都听到她的痰哽声。10 月 3 日下午,我返回海口。10 月 5 日凌晨 4 时,我手机突然响起。话筒里传出小姨急促的声音,“阿姐走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一天,是丙申年(2016 年)九月初五。

我即刻赶回老家。家乡离海口不远,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过去一年,我已无数次往返这条路上。我脑海里不停地闪现母亲艰难的一生,往事历历在目,泪水默默地涌出,模糊了前方被车灯照亮的村间小道。

56 年前,母亲正是沿着这条小道,去与父亲相见。分离 20 年后,父亲母亲终于在天堂团聚,天堂没有病痛,天堂有父亲。

茶悦人生 钟芳

瓦壶天水菊花茶



菊花茶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有一联:“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茶的境界,是文人雅士们面对人生沉浮时最贴心的精神安慰。

据传,一次郑板桥到东台白驹去探望多年未见的老友,此人精通诗文,但无意功名,过着清贫生活,所居之处篱落有致,闲云野鹤,且家中挂有一副堂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享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有儿辈担当。”友人拿糙米饭招待郑板桥,他欣然入席,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友人取檐下瓦瓮里的天水,烧沸,从篱笆墙边,随手摘两朵菊花丢进去,泡了一杯热腾腾的菊花茶。两个人坐定屋前,一边赏花,一边品茶。郑板桥喝罢拍案叫好,想不到天水菊花茶如此甘醇。于是他雅兴大发,撰此对联相赠,表达了两人的深厚情谊和清贫自乐的生活态度。

“秋来谁为韶华主,总领群芳是菊花。”每年的秋天,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在我家乡的山岗地头、树下河边,篱笆墙外的野菊花开始绽放,地上一片片金黄,弯腰摘一朵,捧在手心,幽幽的清香一下子散开,不禁让人神清气爽。一朵朵小小的菊花在秋日静静地绽放,不与百花争宠,清高孤傲,秋霜雪冻,依旧灿烂微笑,花瓣清新芬芳,摇曳着缤纷的风姿,给大自然增添了迷人的魅力,曾引出历代诗人多少脍炙人口的诗句。酷爱菊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为官一句即隐耕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把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在闲适与宁静中,人淡如菊,却又不忘忧国忧民的优良品质,让人肃然起敬。也许,我们也应该多和菊花相处,宁静致远,晕染一些超然的节操。

菊花不仅让人赏心悦目,托物言志,也可采来沏茶具有益寿保健的功效。《本草纲目》上有记载:“其利五脉,调四肢,治头目风热,脑骨疼痛,养目血,去翳膜,主肝气不足。”因其有延年益寿的药用功能,而得“寿客”之美名。中药古书上有:“菊花,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囊可以枕,酿可以饮……”医疗实践证明,菊花确有良好的解热降压作用,常服菊花,对防病保健,延年益寿是大有好处的。

老家人以饮菊花茶为乐,记忆中,母亲做的菊花茶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制作也独

特。到了深秋采花时节,母亲总会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迎着露水去田地山岭采摘菊花。回家后,先是把它们铺在屋里的竹席上晾十天半月,然后淘洗干净,放进蒸笼,蒸一个小时,在太阳下晾干,装进瓶子里。此时的野菊花,花瓣儿蜷曲,颜色略有点黯淡,但香气还是依然。那时节,小小的农家院落,终日弥漫着野菊花滞涩的清香。

如歌行板 佟雨航

瑞士老人的“养老餐”

去瑞士看望留学的女儿,顺便拜访了我的瑞士朋友赫拉斯。赫拉斯曾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就在那时我们相识并成了朋友。赫拉斯现今在瑞士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工作,在交谈中自然而然地谈及了老年人社会养老的话题。赫拉斯不无自豪地向我介绍了瑞士老人的“养老餐”项目。

瑞士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全国将近有 16% 的人口年龄在 65 岁以上。其中很多老年人因为年龄较大或者患有慢性疾病,导致日常行动不便,一日三餐便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难题。于是,瑞士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推出了一项便老措施:每日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营养全面的“养老餐”。

我不无好奇地问:“为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提供一日三餐,如此巨大的工程是如何进行具体操作的呢?”赫拉斯说:“其实这个问题操作起来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难。瑞士政府通过招标与一些很有实力的餐饮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由餐饮企业免费为有 60 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安装上‘网络+ 家庭’订餐系统,老人通过这套订餐系统可以利用专门的视频键盘或者智能手机、iPad 点餐,屏幕上显示出各种套餐的图案和介绍,老人只要按一下图案,再按‘确认’键,30 分钟之内,热乎乎的饭菜便会送上门来。点餐方式也非常灵活,可以提前预约把一周的菜单点好;也可以提前一天点餐,或随吃随叫。”

听到这里,我不禁提出质疑:“如此周到优质的送餐服务,餐饭的价格一定会很贵吧?”赫拉斯说:“不但不贵,而且非常便宜。老人们每顿餐饭的支出仅为 8 到 14 瑞士法郎不等,价格仅是外面餐馆的一半。因为这一项目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公益性、服务性为原则。当然政府也不会让企业吃亏,会对合作的餐饮企业进行补贴和奖励,为的就是让每位老人都能吃得起养老餐。”

“如此接地气的价格,餐饭的质量能不能有保证呢?”赫拉斯微微一笑,说:“当然有保证!政府部门会对合作的餐饮企业进行监管,随时对食材的安全以及餐具的卫生问题进行抽查和检测,确保送给老人们的养老餐既营养又安全。”

赫拉斯还对我说:“瑞士老人的养老餐,不但能让老人吃的好,更让老人吃的健康。养老餐的制作由专门的营养师设计每月菜单,再由星级厨师烹饪而成。餐饮企业每天提供多种套餐,既有经济实惠的套餐,又有专门的治病套餐,如糖尿病护理套餐、心血管疾病护理套餐,还有素食套餐、特色季节菜套餐等。每种套餐都详细列出热量、蛋白质、脂肪及盐的含量,食物的硬度、大小和口味也可根据老人的个别要求进行细致加工。老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或家里的经济条件进行自由选择点餐。”

听了赫拉斯的介绍,我恍然明白,难怪瑞士百岁老人的比例是欧美国家中最高的,这与瑞士政府对老年人的重视和关爱是分不开的。而瑞士老人的“养老餐”项目,也非常值得我们国家借鉴。